

瀋南時論
瀋南徵異
瀋南紀行詩
三種

瀋南叢書第一輯

瀋陽陶明濬著

藩南徵異卷八

藩陽陶明澹著

官運

在光緒三十年間。吾遼有候補知縣王某者。在省候補多。一貧如洗。衣服器物。入質庫殆已盡。僕人高某。事之殊勤勞。見主人之窮。乃出已之衣物代質。又爲之轉借他人之錢。以爲挹注。王初甚感之。高見主人刮目相待。乃日以驕恣。與僕婦李氏通。白晝宣淫。爲王某所知。將逐之而未能。以欠彼多數錢。一時不得還。則一時不得去之。隱忍而已。是年秋增將軍以其候補年久。思有以調刻之。乃掛牌派署某縣。某得札委狂喜。高僕亦大喜。以爲我事主人多年。一但得缺。不但主人之福。我輩亦可稍償昔日之苦。而王某既已得事。親友趨之若鶩。某錢不足。衆人爭假之以錢。以取媚焉。不數日。王之囊橐已盈。乃高呼僕而數之曰。汝之事我。不無微勞。面犯規之處。爲我大忌。如隨我出差。必敗吾事。今特遣汝。出手示之曰。此汝工資也。此汝借貸也。賬從此清。汝可立去。高僕不意其出此。大駭。且哭且訴。曰主人素日遇我厚。今日何薄如此。我等望主人之有今日。已數年矣。今主人竟得有今日。雖主人一人之福。亦吾儕之所殷殷切望者。今主人一但得志。而忘我之大德。思我之小怨。無乃不平乎。王某大怒。立揮之去。并將其僕婦。亦同日逐出。夫人勸之。王某終不肯聽。曰婦人之仁。吾所不取。高僕既被逐。臨行乃恨恨不絕曰。我必有以報汝。汝其戒之。旁人以告。王某曰無害。

我爲國家命害。彼焉敢官我。遂不戒備。臨上任之前一日。王某意得甚告於夫人曰。我心搖搖然。若有極大之事者。不知主何兆。其夫人曰。君已升遷。當然喜而不寐。某亦意解。乃與夫人謀曰。我等明日起身。送行者必多。我今晚在前門房一宿。以省却明早周章也。夫人不可曰。何必爾。恐有賊。不可不防也。王某不聽。即移其臥具於門房。門房三間。西則僕人所居。東則書房。平日王某時常在此會客。是夜即宿於此。夜將半忽聞王某狂叫。曰痛殺我也。夫人及家人聞之。急出趨視。則已熱血滿身。昏不知人。問之。則曰高某殺我而已。言訖氣漸不接。夫人大哭。曰汝命直如此之苦。需次數十年。始得一缺。此區區之福。亦不能享也。哭而昏悶。人救之稍甦。旁人有建議。用生雞皮。爲數傷處。或可止血。如法治之。活半日。仍死。家人一團高興。付之東流。賀客變爲弔客。人情又勢利不過。前日以錢貸者。今紛紛追索。夫人一無所有。其窮倍於往日。不數年亦卒。高某竟失蹤。然此種人。亦必難逃法網。不過人不聞見耳。而某之官運。可云一毫無有矣。

其二

某省有某某文學校。學生周某。年已三十餘。尚于于然。終日隨班上堂。同學以爲笑樂。爭調謔之。周憤甚。而無如之何。周父爲清末進士。不善治生。至周而窮乏益甚。家并四壁亦無有。不得已。隨其妻。住岳家。一屋半榻。客人籬下。共不可言。妻勸之求

學。不得已乃入文校以工課校易。而年限又短也。入學一年餘。尙能用工。對於教習亦曲謹。管理張某。厭其年之長也。待之頗苛。周見之毛髮森竄。惟恐其督過。一年冬。省長某拔選真材。其時某省正在獨立期間。官員皆可自考。乃舉行高等文官考試。周乃私借同姓某人法政學校文憑。因改名與考。託言因病請假。同學均不知其何所爲。既揭曉。名列第二。省長傳見。大嘉許之。將立即掛牌。周工心計。歸亦不言。上課如初。一日學監張某。方責其曠課。非記過不可。周明知不久離校。作其官僚生活。乃故意戲弄之。繆爲恭謹。請老師寬假。下次必不敢犯。正在支吾間。忽有省長公署差人送文書。曰有某縣長周大老爺在此。學監出迎。曰敝校無有。差人不言。徑將文書送與周某。曰賀老爺喜周一付得意之色。畫亦畫不出。立賞其人。遣之去。學監驚問何事。周徐曰。某文官及第。已挂牌爲某縣縣長矣。學監大駭。蓋即其鄉之縣官也。乃急隨口曰。老兄請坐。命聽差倒茶。周居之不疑。據首坐而坐。學監曰。老兄衣尙未作好。天氣甚寒。乃將自己之狐裘假之。即以爲贈。周不受。強之。乃許一著而已。周出。學監送之至門曰。今日尙可以兄弟相稱。明日則君爲我之老父母矣。周不答。上署謝委。省長勗勉有加。過三日赴任。同學人共三級。合而出資。治具於某大飯莊。強周必往。周厭之。僞許必去。大家狂喜。以爲吾得學有此等人。不但一校之光。抑數十年來所未有也。及期而往。候之不至。曰晡一僕人。持大片至曰。敝上謝諸君。公事忙。不能如前日之脫略也。體制所

關。隨隨便便。實有不能諸人乃大慚而歸。周抵任後。一意孤行。殊無善政。在任五年。地皮爲之刮盡。又置二妾。一反其寒素之所爲。後爲長官查明。撤職押辦。所得者雖多。不能一日有也。回想當時意氣之盛言語動作之美。比之春夢一場。曇花一現而已。中民之士榮官。信哉。

其三

又此次考試有一士子。年十七。亦與首選。省長疑年。以其年少易之。曰我將授汝以政。汝齒太稚奈何。其人曰。昔甘羅十二爲相。霍去病十八爲將。皆有聲稱。某但恨能不及古人耳。年之少。自有長時。又何病焉。省長大悅。立委爲省北某縣。到任日人。無不異之以其年正與高等小學學生之年長者同。不數月。以贓敗。從此於廢終身。以童年養成官僚之惡習。不數年竟死。省長之於某。可云名曰愛之。實以害已矣。哀哉。何此人之不常以至於此。

其四

又有一人。亦此次考試與選。省長以爲之掛牌。上署謝委。省長垂詢甚久。某一對答如流。立命之赴仕。某大喜之極。忽忽起行。已出門。忽忘其帽。歸而取之。省長大怒曰。汝一身所須之物。尙且疏忽如此。安能治民。立命撤消其委任。某歸而大悔。立碎其帽。從此一病不起。年餘乃愈。此後銳氣盡除。無復前此之意興飛騰矣。

其四

此省長爲政時。喜怒每不可測。用人亦無常軌。一年派陶某。爲東路某縣。陶稟辭之任正在接事一日。一城官吏。齊來稱賀。某演說在得意之間。有急報至。曰省有委員來。自念就任第一日。有何可查。必來查前任也。因之不注意。下午其人至。出文書。方知己之被撤。另換後來之人矣。大駭。因舉印而與之。曰君自與前任辦交代可也。乃垂頭。喪氣而返。面見省長曰。一日之間。我有何罪而撤我。未辦一事。焉能有過。自古以來。未有甫下車卽掛冠者也。省長必告我。死無所恨。省長悶然有慚色。曰我一時失察。汝人地不相宜耳。其人拂袖去。另謀他途。後亦得優於此者之位。而事隔數年。思及此事。尙恨恨不已。某省長之用人。亦不過兒戲而已。

其五

雲南某帥。因軍隊有倒戈者。人心動搖。應付非常之難。府內所用之人。紛紛請假逃生。禁之不可。某帥憤甚。而無如之何。一日叛兵愈逼在省城亦聞砲聲。人勸某帥走。某帥曰。我去此。寸地無死所。汝去可聽之。不必以我爲念也。衆人走者益多。某帥一日在後園閒步。正在無所爲計間。忽聞園後有馬夫二人閒談。一馬夫曰。汝何不走。遲將走不出矣奈何。一馬夫曰。大帥不走。我往那走。前一人笑曰。汝一馬夫。每月不過十餘元。何必與之同狗。此馬夫曰。我能力不佳。得報酬當然少。我感我恩。不與汝事。

前一人乃自去。惟餘此馬夫一人。某帥聞之。呼之出。應對不改常度。某帥心異之。問其姓名曰李。問其名曰某某。某帥記之於心。會有援軍至。叛兵立平。某帥之勢力如初。而平生恩怨分明。報之必溢於其分而後快。乃將從前逃走之人。盡數逐之。不許其再來。其放棄責任者。且繩以軍法。忽思及李某。召之使來。李不意大帥之召之也。心懼甚以爲必有大過。將懲之以示衆也。超起而往。足不能成步。至辦公室某帥曰。汝來前。不竟汝小小一馬夫。且有良心。吾必賞汝。以風於衆。將昇之以事。汝有何能。李曰。小人一無所能。如大帥必欲栽培。省城典獄長。如令小人作。於願足矣。某帥笑曰。眞器小易盈也。汝旣欲之。可使汝爲之。汝卽往見高等廳長。接事可也。李遵諭卽往法院。所長聞其自帥府來。不敢不見。李初上台盤。毫無威儀。但曰大帥命吾爲典獄長。法廳廳長。知某帥素日不肯以信與之。又無人敢假冒其名也。乃立委之署。李不受曰。大帥命我爲此官。今廳長命署。是暫局也。恐違大帥之意。我不敢受命。廳長大駭。卽改去署字。李乃就職。不數年。竟饒積蓄。儼然素封。納手捫心眞夢想不到之事矣。

其六

錫請彌爲東三省總督時。其時旂署官員。尙仍存在。一日熊岳防守尉缺出。請託者。非常之多。錫大惡之。必出以公允。應選人有錦州佐領永興者。年七十七。將就木而家無擔石。不得已而應選。明知無望。不能不有此來。錫見衆少年。多有請託。心大不快。

乃向永曰。我將以此缺放汝。汝年太老如何。永應聲曰。職年雖老。血氣未衰。大帥如有意栽培。實未爲老。錫領之。而放永。永喜出望外。在職七年卒。家居然有積蓄。子孫不虞凍餒云。古人云晚遇。永君亦可謂之晚遇云。

其七

福建將軍。在清代爲疆吏中極美之缺。將軍權甚大。節制水陸各鎮。一切關稅。皆歸其管轄。部下亦設軍標中軍。爲他省將軍所無。其收入之豐。閩浙總督不如。以故在閩之候補官吏。趨之若鶩。一年將軍某公。雍容坐鎮。有緩帶輕裘氣象。有候補知縣王令。以京中大老八行至。將軍不得已見之。問何所能。曰善溫酒。將軍大笑曰。屈君爲我溫酒可乎。王曰。將軍不棄。身職敢不報效。將軍每食。食前方丈。水陸之珍畢集。將軍酒量極大。大有鄭康成三百杯不醉之概。某令爲之溫酒。始於涼。以漸而溫。以漸而熱。將軍以醉。比之平日爲盡量。以後每飯不忘。寵之甚。一年之後。派充一優差。比之實缺。且有過之無不及。後將軍爲他省總督。此令荐升至道員。溫酒之技。其效如此。比之讀書卷者。相去百倍矣。

其八

廣州將軍署。前有一山。山上有塔。識者以爲文筆之兆。於風水極佳。乃光緒初年。歷任將軍。多死於此署。竟有二三月。以微疾而卒者。後將軍某。新奉簡命。聞而大懼。

將託詞自勉。其友人某曰不可。公爲朝廷所倚畀。與之此缺。而無端請詞。是禦福也。且恐有大咎。必不可如此。我有一友趙姓。明春鳥之術。公可携之往。署內有不吉之處。可隨時改建。未必不可轉禍爲福也。將軍不得已從之。及任所。不數日。將軍果病。大懼。趙某隨任而來。亦大憂之。乃在署內遍行考查。不見若何不吉。時日方正午。忽見大堂公座上。有一黑影。某仰視之。則山上塔影。橫臥於此。曰得之矣。乃告將軍。曰欲身疾之痊。非拆去大堂重修不可。將軍問其故。乃其道所以。曰一人之身。爲此萬鈞物所壓。其焉能免。將身初不肯信。且厭更作之費。不數日。疾益甚。乃大懼。從其言。新堂落成。將軍立愈。時塔影落於階下。去公座甚遠矣。將軍在任數年。調他省總督。官運從此日旺。乃厚賞趙某。且以自隨。

新爭坐位

清宣統元年。四川成都將軍玉某。總督趙某。會銜互爭上銜。照向例。無論拜表行香。凡兩署有相與之事。皆將軍爲首。總督次之。趙至以將軍不過鎮守一城。其權甚小。總督統轄全省。豈能反出其下。飲更向例。將軍不肯曰。自有此缺。卽次序如此。我必不肯以一時之讓。爲後人任此者之羞。二人相持不下。乃請於朝政府查向例。凡總督有封爵及兼大學士者。位乃在將軍以上。否則不能。乃下諭曰該成都將軍。四川總督。同爲封疆大吏。宜捐除成見。和衷共濟。不宜斤斤小節。次序一仍舊制可也。諭旨既下。二

人之爭乃已。玉將軍頗識大體。革命時。總督欲將全省監犯。不分罪之輕重。一律斬首。全省人大駭。將軍力持不可。事乃已。及總督被殺後。人感將軍之義。送之出境。而駐防旅人。得全者甚衆。非有卓識。不但一身及禍。而衆人亦必不免矣。仲尼不爲已甚。全殺獄囚。已甚之爲也。

某伶

某伶顏色之美。劇於十五女。人人愛之。某伶自視甚高。不可於意之人。多金啖之。亦不肯當其一視。一年有某有力者。涎其色。設筵張樂。某伶與於堂會。唱古裝戲。尤爲豔絕。某令衛兵促之下。不許卸裝。在一密室之中。出手槍示之曰。從吾者生。不從者死。伶大懼。只得從之。某乃延賓客四座。以觀己之所爲。令某伶衣其戲衣。以下體受淫。且婉轉而歌。伶不得已一一從之。座上人代之愧欲死。某伶之狼狽可憐。更可想見。惟某得此從來未有之樂。自以爲大幸。事畢厚賞之。某伶僅得不死。歸而病數月。乃登台。見人獨有餘愧。嗚呼以色事人者。無不如此。不過以無人見。可以稍減其愧也。某伶知此事之可恥。何必既習他業。以自渝拔。惟知衆目之下。過爲難堪。不見不聞。中心之愧。豈能免乎。

雄縣命案

民國二十年十二月間。雄縣出一命案。事極可怪。而又可笑。某村民。有陳某者。其妻

陳氏。年方少艾。同里人唐某久涎之。唐一無賴。里人畏之。惟陳與之往來。舊歷十月初一。例必上墳。陳某晨起上墳。妻尙睡。陳不忍擾其清夢。乃躡足而出。唐某早起。見陳已出。知其家內無他人。乃潛身入陳室內。陳妻方睡。雙鈎著紅睡履。不盈一握。唐淫心頓熾。上坑。去其衾。解其袴。淫之。陳妻驚醒。身已被污。力不能拒。只好任其狂蕩。唐年三十餘。無妻。一旦得遂所欲。馳驟太過。陳妻不能堪。呻吟之聲。達於戶外。陳某自外歸。聞聲心知有異。私覓廚刀。陳妻聞夫至。大呼求救。陳上前猛斫之。中唐之頸。唐痛極。奪門而逃。至家。家內有父并有一弟。見其浴血而來。大驚。問其何以至此。唐託言陳某借債。不但不還。且用刀斫我。言訖而死。其父與弟忿甚。縣起訴。官傳陳與其妻。問何故殺人。二人以強奸對。官命驗尸。則唐無腎子。唐某弟曰。冤哉。我兄二年前因病。在醫院將腎子割去。久不能御女。焉能強奸。陳妻泣曰。正惟其無腎子。陽具如鐵。久戰不洩。我當時非常之苦。安得曰不強奸。官聞之。爲之忍笑不禁。乃住令人重驗之。唐某陰毛上。果有積穢。且有血漬。驗婦之陰則已紅腫。尙腫未消也。官知強奸屬實。惟陳某擅殺之罪。亦不可寬。乃送之法廳。後不知此案。竟係若何了結云。

其二

村人崔某有一子一孫。孫不肖。每每竊錢。出赴賭場。滿載而往。垂橐而歸。時以爲常

。崔本寒苦。終歲勤動。爲不肖孫所敗。乃與其子謀。將坑其孫。其子孝而不慈。又重違父意。乃忍心從之。一日早乘其孫之睡。與其子共縛之。倒埋之後山之下。無一人知者。自以爲極密。親友有問者。則以下邊外對。人以事不干己。謹肯吹毛求疵。亦置之不問可耳。事隔一年許。某警官。剿匪從山下過。聞土中有聲。曰救命。初不注意。愈喊愈真。乃令人握土求之。得崔孫之尸。面如生。警官。素識其人。且微聞其事。乃聞於官。官拘崔之父子。二人初尙不承。及示之以尸。且告土中呼救之子。二人俯首無詞。頗有哀痛悔恨之意。不得已自承其所爲之不當。官曰。今法律至公。子孫有罪。父母不得擅加懲罰也。乃送之法庭。不知如何判決云。此二鄉愚。冒大義滅親之名。而行其殘忍之實惜哉。

鬼燈

復州趙君。一疏狂之士。屢試不第。不得已乃捐納微官。東省候事。因與家父有舊。父乃館之於外院門房。以常川居住。來往較便也。住一月許。得發審處一間官。父聞之。戒曰。君素不學法律。一旦住此職。頗不相宜。不如捨而之他。少爲子孫造孽。趙以言太切直。心大不怡。漫應之。而興高采烈。日日過堂。其人不習法律。人民風俗。亦不盡通。小民呼之爲青天大老爺。則怒曰。甚們青天渾天。那天不陰天下雨。因之操切武斷。人命重案。亦等閒視之。家父亦以不聽。亦不便屢勸。一年秋七月十五。照例放衙

燈。趙公餘之暇。亦往游焉。至則千燈倏閃。萬頭攢動。無容足之地。趙性好弄夜半人散。輿猶未闌。而露華滿地。寒虫唧唧。趙始覺衣單。懷乎不可久留也。廢然而返。至深巷中。人已走無時爲清末。道中尙無電燈。月光已斜。陰風四起。趙心大懼。見拒半里許。有四五燈。放於平地。光明特甚。趙以爲人所放之荷燈也。急前趨之。則燈係綠色。趙俯視細看不看猶可。一看驚魂欲裂則赫然一人首。首上有血。二目炯炯如雙炬。何嘗是燈。趙素有胆。至此未尙嚇昏。更視其他數燈。皆同於此。趙始懼。急趨而逃。至家半里許。以爲鬼燈必追來矣。回頭不見有燈。心乃稍安。至門巷將近。見有四五人。迎於門外。曰老爺受驚。速進屋可也。趙喜極。以爲家內僕人迎之也。乃溫顏謝曰。汝等費心。人不答。趙一一視之。則無一有頭者。頭皆懸其腰隙。目閃閃有光。卽時纔所見者也。趙大呼倒地。家人聞聲。開門視之。知爲趙。負入室中。救之得甦。趙次日言如此。曰我爲法太不過五六月。冤鬼之如此之多。尙能再作乎。乃立辭職。另就他事。曰吾命難得。不能供鬼之索也。

逐父奇聞

鄉人宋慕君者。一責年有爲之士也。在東洋有年。習氣頗重。新學得有皮毛。目空一切。以一省之人。皆不如己。精明過度。面上皆現浮光。身材不甚高。而口若懸河。自命爲演說大家。以道德二字。爲土苴弁髦之不若。出其結髮之妻。而娶一浪漫之女子。女

王姓。貌僅中人。夫爲某氏婦。以不安於室聞。某氏出之。王旣下堂。乃往就於宋。宋厚慕其名。無由沾接。令旣有意於己。如之何勿納。交好數月。卽成爲夫婦。宋之得王。如魚之得水。衣裝服飾。日異月新。而宋以善蜚緣。屢得優差。經理圖書。倡辦工業。社會上各事。無不有之。王與之婚。非常自由。比之從前在某家內。規矩禮法。事界限之。大有天淵之別。而飽暖旣極。人欲斯起。實行其社交公開主義。宋不但不禁。且從而助之曰。早當如此。宋有老父。年已七十餘。宋素不禮之。僅供其食而已。定省溫靖。多年無有。父不滿王之所爲。屢戒其子。其子不肯與之言。父辭未畢。已行於半里之外矣。王見宋寵之甚。益縱恣。無所不爲。王故某校之高材生。通英語。乃與墜落之外國人爲友。屢往來其家。穢聲四播。人無不知。宋充耳若不聞也者。一日二西人在王室中。與之更迭交媾。繫王之足。以化學藥品塗其陰。種種陰穢。筆不忍述。王嬌啼宛轉。聲達於外。爲宋父所聞。心大恥之而無可如何。宋來。父問之哭述。宋大怒曰。何預汝事。中壽爾墓之木拱矣。再多言。我必有以處汝。父大哭。不意爲王所知。大怒。立逼宋。殺其父。宋終屬人類。心不忍。曰。我斥之足矣。何必爾。王曰不然則逐之。宋猶遲疑。并非有受於父。以社會上腐化分子尙多。一經傳播。於自己之地位有碍。正籌思善策間。王大怒。乃自裸其體。如白雪之白。徑欲出門。宋問何往。曰吾行街市。到處講演。以爲知有父不知有妻者戒。宋大恐。長跪乞哀。誓逐其父。王怒稍解。

次日宋履行條約。立將其父逐出。給錢十元。曰父子已義絕。再敢來者。必有嚴厲之對待。父不敢不走。流離失所亂之後。不知歿於何所矣。

戎乾嗣

戎乾嗣。爲省之某縣人。少極聰穎。而心術人莫能測。好左道。學呼風喚雨之法。自謂有奇驗。父兄止之不可。曰人各有志。不可相強。後入省城之某文學校。名爲學文藝。其實仍學自己之學。對於學校之工課。不過應名而已。其人甚聰慧。每試尙可及格。學監心異其爲人。蓋成短小精悍。目閃閃斜視。衣冠舉止。有足駭者。故學監特別注意及之。恐其有違碍校規之行。一日晚點名。戎不在。亦未請假。學監甚怒。又以其爲人。甚不可測。若夜間他出。必滋生他事。心以爲憂。將俟其歸。嚴戒之。息燈之後。見樓上燈光尙明。時夜將半。學監疑。披衣躡履。登樓自窗窺之。見一人披髮仗劍。以講禪爲法壇。上祀者。不知爲何神。羅列祭品甚多。其人口喃喃不知作何語。忽見講台旁立金甲神五人。上屬於棚。腰大可十圍。面作黃金色。樓本甚高。而五人站立。若將不能容者。其人向五神。俯首頂禮。口中若有所誦。如是者一刻餘。學監大駭。恐怖幾死。又不敢作聲。只得屏息觀之。俄而金光三閃。五人一齊不見。其人仍梳其短髮。收其劍。斂器具而出。依然一學生也。視之非他。乃戎某者其人。學監受此驚恐大怒。執戎之手曰。汝之邪術。已爲我窺破。學校之地。豈容汝如此妄爲。戎亦怒曰。我鍊五雷大法

。學成將爲國用。汝敢壞我之事。白日我與汝師生也。此時汝若相厄。手劍斬汝。易如反掌。汝其無悔學監見其暴怒。知不可以勢迫。乃曰子行子法。我行我法從此各不相擾。子但勿爲校長所知。我免於處分足矣。戎乃喜曰。君真解事人。乃各歸寢室。從此戎某。益不以功課爲要。但取古人兵書戰冊。節錄成帙。曰以備將來之用。人迂其所爲。而驚其所言。皆刮目視之。以爲士固難輕料也。及畢業。同班各生。多請求校長代之找事。此各校之習慣。此校當然不能免。諸生見校長。各有請求。所求者。不過教習科員之類。初次作事。他事非所敢望。且初見校長之力所能及也。至戎某獨無言。校長曰。汝無所求乎。曰有。校長曰。汝果作何事。趣爲我言。此時或有機會也。戎某曰。我所希望之事甚小。校長曰。亦各言其志而已矣。何小之足云。戎某曰。我欲作總司令。語未終。校長大怒。叱之出。曰汝有神精病。勿在此多言。戎笑曰。公無爾。令我言志。我乃言之。并非一定令汝作到也。何必如此。校長知其不可與言。乃令諸生退。大衆視戎某笑。以爲瘋狂。戎乃慨然曰。燕雀焉知鴻鵠之志乎。君等非吾儔。此後各作各事。爾無我笑。我無爾誚可也。戎既畢業。自念無人焉於穆公之側。平生之抱負。何由得展。其時辦兵工者。爲某督辦專喜援引奇才異能。非常之士。戎以爲有機可乘。乃上書言志。語氣非常之大。且日我所能者。非紙上陳言。必見面乃可以盡吾所能。督辦大異之一見。卽許爲非常之人。即在廳內。與之一科長。曰小事屈君。將來必有重用之時。

戎某自視甚高。一但得此。在他人認爲不可幸得者。而戎則有大才小用之概。時本省獨立。某派之首領。日謀進攻。以防守得法。相持不下。戎某乃私將省內情形。作一書寄某派之首領。且曰有我在。如此如此。一星期。可下也。時方戒嚴。爲郵政上人檢得。大駭。送於當局。時當局某巨公。正嚴防內間。一得此信。乃大申斥某督辦。以爲用人不慎。某督辦大驚。不能代爲諱飾。猶恐其牽連自己。有性命之憂也。戎解其意。曰督辦放心。我一人作事。一身當之足矣。安能妄攀他人。時某巨公亦令軍法處將戎押至。關以三木。鐵鎖銀鎗。非復人形。氣色轉紅潤。若無其事者。當局甚目尊。從不肯親決。至此乃排公座。某巨公坐中央。軍政諸要人。陪待於側。軍隊執大刀。數百人。在堂下。大刑羅列。比之森羅殿上之威。尙有過之。觀者。代爲心悸。足不能成步。目不能步體。而戎譔笑自若。如無其事者。某巨公盛氣鐵色。叱之曰。通私信者。是汝乎。戎大聲應曰是我。汝又何必問。夫大丈夫生於世。只有一路可走。不出息卽當死。不死卽當出息。我英雄有大志者。僅得一小科長。焉得不反。巨公大笑。曰不圖此等人。也解得此理。我那有工間他。速速押起來。人意某巨公。必立命斃之。今乃如此。實出人意料之外。在獄禁之數月。同學之中。有與之相契者。至獄看視。向之啼泣。戎轉大怒曰。此等小事。而至如此。若有大事。又當何如。君等太不濟。無在此爲我同學之羞。人乃去。是年冬底。某巨公因敵人已敗。正在高興之時。乃令人曰。我欲親詢戎某。衆